

國語周報

第九期

民國三十一年十月十五日

新編國語推行委員會
總編輯
黎錦暉
編輯室
民國三十一年十月十五日

改造社會的上品以——語文為證

(中華語文學會緣起)

中國語言文字，具有悠久的歷史，豐富的內容，廣博的領域。但過，正因其如此，所以浸滲於往代，頗難於涵義，拘繫於方隅，悠久而凝滯者，言其形；學富而頑難者，言其義；廣博而拘繫者，言其音也。這既致材與書相尚，禍與福相因。大大一個民族之社稷文物，制度工具，各有其特長，也就各有其積弊。積弊既產生於營養之中，無此特長猶無生此積弊之資格。所以社會上任何部門，都要有專家而具有通識者，隨便研究，是研討，討論，通盤計劃，早作打算，決定改進方針，實踐改進的步驟。否則這樣社會，不落伍，便僵化。

所謂「改進」，為方而可分爲三品：減少積弊

維持特長，這是下品；革除積弊，發展特長，還是中品；因革積弊，化爲特長，方算上品。

俗語「因其積弊，化爲特長」？現在就把中國語文問題作架設：中國語文問題，包括很多，只就十餘年來基層屋上的漢字改革問題來說：漢字的特長多得很，這裏且不提。漢字的積弊第二

是凝滯於古代文字形態，難記，難寫，弄錯音

及教育的文字工具或受障礙，老百姓和牠結緣，

文盲不易掃除。第三是拘繫方隅而讀音不同，不易變，易混，弄清大學全還多文理不通，白字連

寫，難統一，難統一，難統一，難統一。

這就是中華語文學會發起的旨趣。

——字體的通融問題——
張揆貴
一般的中學國文教員，提起故作文卷，沒有一個不叫頭疼的。一個讀書，多，自然是叫我們頭疼，多，自然是叫我們頭疼。大娘的裹足，是因為她是一個大原因，而王

本來面目，聽其自然，讀俗殊遠，皆成文解，這

就是「化」。第三，漢字各地讀音不同，足以存

在，再要問過或者修改，每班以五十人計算），

作文卷兩百本（四班，

每班以五十人計算），

其實據我們的經驗，

這就是「因」。民窮財盡，抗戰建國

之路，這就是「化」。所謂圖其直，化為曲長，不保而自存，更相引而成長。像這樣的方術，才是「改進」社會的上品。

中國學文問題之中，以漢字改革問題為較為復雜，要須注意上述的三點：一、教育上，注意漢字必爲過渡的利器；二、學術上，注重漢字之外，必準備一種直表國語，創造文學之拼音標準國語。這三點同舉共賞，應邀請而統籌；就字之外，必準備一種直表國語，創造文學之拼音標準國語。這三點同舉共賞，應邀請而統籌；就

中國學文問題之中，以漢字改革問題為較為復

雜，要須注意上述的三點：一、教育上，

注意漢字必爲過渡的利器；二、學術上，注重漢

字之外，必準備一種直表國語，創造文學之拼音

標準國語。這三點同舉共賞，應邀請而統籌；就

中國學文問題之中，以漢字改革問題為較為復

說一，不涉「因形而誤」，一小點，來作個討論（關於簡體字，已有一篇論文，請參考）。即是說，現在通行於新舊報章雜誌上一般文字，人也信任「以此傳說」，而結果「將錯就錯」，而給一些同音假借字，我們要不承認它？那些個字是可以承認的？我的意思，承認是可以承認的。因為它已通行於社會，所以我們要認它。那已取得公權以社會公認的字，文字是一種工具，是愈簡愈妙，學習時愈快愈妙，但是漢字呢，形體太亂，習困難，是一個不適用的符號。它總得要改，不能改革。是沒良。我們總得竭力去求改。所以文字有一天到了用拼音文字的時候，那符號只表音義，不顧形體了，一切同音字，都可報錯了。（寫「詞類通書」的關係線索是必先看清楚的）。

「六書」中有一假借字，本無其字，依聲序云「假借事」。古入寫字，原無定則，挑選任心，所以「令」也可以寫作「𠂇」，「直」也可以寫作「𠂇」。朱駿聲舊說說文所謂詒訛止，故字，餘皆覆音。所謂「假借事」，就是現今所說的「寫別字」。古人也是慣寫別字的，古入除一事，本無其字，弄一枚點記該寫的字忘了，或嫌難寫，便隨便找一個同音字來填替，就算「造假」，就變「通」。本來，只要「約定俗成」，是暫借一下，或「久假」以的。

當然，我們不能讓「假借」用得太滥了，要不然，各人想寫一頭，把你寫的文章教許教讀不懂。這使失去了文字的原為工具，是用来傳達人類思想的功能。所謂「通融」，或者還有個限度的。在我們沒有正式使用拼音文字而仍沿用國語呢？最易切磋簡便方法便是首先學習四十個音符號，如果每天學會四個，十天就可以把這四十個音符號以後便會說國語，學國語不那麼不容易的，但並也不困难，四十個音符號便能學會完畢，再學些拼法，最多須半個月就可以把這四十個音符號全部學會。你自己方面的音學國語，另一方面又可以辦方音研究方言（

寫作「張」，「頑皮」。

寫作「丁冬」，「丁冬」。

寫作「化」，「化」。

寫作「𠂇」，亦作「𠂇」。

「丁冬」，「丁冬」。

「𠂇」，「𠂇」。

「𠂇」，「𠂇」。